

于艾平 / 著

长篇纪实

大荒原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大 荒 原

于艾平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荒原/于艾平著. 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2. 1

ISBN 7-5008-2677-X

I. 大… II. 于… III. 纪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8623 号

出版发行: **中国工人出版社**

地 址: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100011

电 话:(010)62350006(总编室) 62005038(传真)

发行热线:(010)62005049 62005042

网 址: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唐山天意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330 千

印 张:16.875

印 数:001—10000

定 价:26.00 元

书 号:ISBN 7-5008-2677-X/I·746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MBAA73/06



【作者简介】

于艾平，笔名“艾平”1953年生于山东济南，大专学历。做过流浪儿、钳工、汽车修理工、药农、记者、专业作家、编辑，现在北京市妇联工作。

主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原谅，但不能忘记》、《在特殊监狱里》，长篇纪实小说《死亡冲刺》、《死亡行军》。系列小说《野地荒天》，诗歌小说综合集《艺术人生》，诗集《野百合》，评论集《编剧十论——电影剧本精品赏析》。电影剧本《太阳谷》，电视剧本《一方热土》。其中与人合作的电影剧本《阙里人家》，曾获国家政府奖。系列小说《野地荒天》，曾被译成俄、英、日等国语言介绍到海外，并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《偷鱼贼》。

大荒原



责任编辑 / 王小平

法明 创意设计

ISBN 7-5008-2677-X



9 787500 826774 >

ISBN 7-5008-2677-X/I · 746

定价：26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“文革”中，一个被打成小反革命的“狗崽子”流落到东北大荒原上，在那里他结识了病叔、绝爷、狗剩子、漂姐、妮儿等一群盲流，和他们一起经历了洪灾、暴风、私刑、被扫荡等惊心动魄的生活。小说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展开了一幅人与自然、生存与命运、人性与社会规则的恢弘画卷，讴歌了生命力的激情和人格的力量。

目 录

第一章	逃亡者	(1)
第二章	盲流的乐园	(123)
第三章	风雨同舟	(258)
第四章	冰天雪地	(402)

第一章 逃亡者

一

我背起鼓鼓囊囊的书包，踏上逃亡之路。

夜阑人静，晚风飒飒，摇动着高大的杨树枝叶，洒下一地斑驳的月光。我男扮女装，忐忑不安地溜出家属区，沿着大道走向糖厂东大门。身影在昏黄的路灯下时而拉长，时而缩短，更显得形单影只，孤孤零零。看上去我这个小逃亡者一定很可笑，上身穿着姐姐的女式黄军衣，下身穿着劳动布裤子，足蹬一双解放胶鞋，头上戴着姐姐的蓝方格头巾，活像童话中的母鸡婆。我的男性特征还没有发育起来，没有喉结，不摘下头巾看我的“鬼”头，谁也断定不出我是个男孩。

月亮钻进厚厚的云朵，黑咕隆咚的，我走过高大的制糖车间厂房，拐上铁道专用线上坡道口，一路上没碰到一个行人。周围全是家属服务站的大片的菜地了，我略略松口气，闪进路旁的行道树里，蹚倒田埂上的青草，草尖上的露珠打湿我的裤腿，裤角贴在小腿肚子上，冰凉。我停下脚步挽起裤脚，菜地里“喵”地窜出两只黑乎乎的东西，紧贴脚边跑去，吓得我一机灵直起腰，原来是两只叫春的猫，虚惊一场。

“干啥的？”远处一声断喝，有人向我跑来。

我如惊弓之鸟，快步走上大道。

“站住！”身后的人气喘吁吁赶上，用手电筒照住我。

我回头看了一眼，一个看菜地的老头，扛着把铁锨赶到跟前……当他确认我没偷菜后，又疑疑惑惑问：

“一个小闺女家，深更半夜跑出来干啥？”

不能回答，否则他听出我的男孩嗓音会露出马脚。我低下头，加快脚步摆脱他，老头却抓住我的胳膊：“小闺女，你哪儿去，跟我回家吧。”他一脸不怀好意地捏着我的胳膊，竟有些占我便宜的猥亵意味。我连连摇头甩开他的手，撒腿向东大门跑去。“小闺女别跑，回来，听话！”他跟在我后面压低声音叫道。“老骚头子，不是个好东西！”我心里恨恨骂着跑近东大门，那儿有门卫，老头不敢再追赶了。东大门锁着，只有小侧门虚掩着，我拉开门，惊动值班的门卫，他打开值班室窗口，探出迷糊的睡眼，诧异地望了我一眼又缩回脑袋。我想他奇怪深更半夜一个小女孩出去干什么？但他懒得管闲事，这年头谁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从糖厂到火车站 20 里远，现在是半夜 12 点，应该尽快离开糖厂，越远越安全，如果我快走，也得 3 个小时赶到火车站。我正想着，从山东屯那边“得得”跑来一溜毛驴车，牲口脖子上的铃铛“铃铃”地一路响着，在寂静的夜里分外清脆。为首的毛驴车上坐着一个裹着棉大衣的赶车老板，昏昏沉沉地抱着鞭子领路，后边的毛驴车依次排开，赶车人全躺在装满青菜的车厢上睡大觉。我知道这是郊区的菜农往城里送菜，白天警察不许毛驴车进城，菜农只能半夜起身给早市送菜，拂晓出城。领头的毛驴来来往往跑惯这条路，不用赶它自己就能走到早市，车老板尽可放心睡大觉。我记得有一次城里人趁赶车老板睡觉之机使坏，将领头的驴车牵进路边一所小学的操场，一队驴车围着操场跑道整整转一夜圈。一直到雄鸡打起鸣来，叫醒一个醉醺醺的车老

板,他才发现叫人捉弄了,气得破口大骂……我爬上最后一辆毛驴车的后车厢板,搭一段路程再说,总比我的两条腿快多了。一阵汽笛声划破夜空,毛驴车队驶近造纸厂的铁道专用线路口,一列长长的货车,缓缓驶出造纸厂灯火辉煌的圆木场,它刚刚卸下满车皮圆木,返回火车站货运场。

扒火车我是老手,何不近水楼台先得月,两年前因为跳车我还摔伤过膝盖,留下个疤痕。我当机立断跳下驴车奔向火车,一路狂跑追上一节空车厢,飞身跃起抓住铁梯挂在车皮上。火车驶过人行路口喷着浓烟加速,风驰电掣,身边的厂房、树木、电线杆飞快闪过,耳朵里风声呼呼直响。我不害怕,双手牢牢把住铁梯,人不往下跳绝对没有危险。夜晚风硬,火车跑得飞快,凉风穿透我身上的衣裳,冻得我周身都硬邦邦的,鼻涕一把泪一把。火车驶进货运场缓缓停下来,我跳下车梯活动冻麻的手臂,沿着纵横交错的铁道线向火车站走去。

我一路默背着母亲教我的乘车路线,为安全起见,她没给我写路线图,怕万一造反派逮住我牵连到山东老家的亲戚。母亲要我一定背下来,记在心里——先到沈阳换去大连的列车,抵达大连下车直奔港口,乘客轮渡过海峡到烟台,再乘长途汽车回文登的故乡。临行前,母亲将我的路费藏在鞋垫底下,千叮咛万嘱咐我:艾平,到火车站再拿出钱买票(我还不满15岁,可以买学生票),上车留一元钱零花,剩下的钱一定还藏在鞋里,一个人出门在外多留神儿,睡觉时要两手抱住书包防止小偷扒去……凌晨2点钟我来到火车站,一进候车室大厅,到处都是穿军装的警察,戴红袖章的工人纠查队。他们正在把那些横躺竖卧连椅上的人们叫起来,检查旅客证件,好像在进行联合大拉网扫盲流。一个戴红袖章的工人注意到我:

“小姑娘,谁领你来的?”

我装做头痛，用手捂着额头转身向外面走去。

“喂，说你呢，戴头巾的……听见没有？”身后又喊。

我好不容易镇静地走出大门口，撒腿跑进黑暗中，惊出一身冷汗。没有人追赶我，他们也不会注意一个小姑娘，我沾了女孩的光，若是男孩子，准认为我不是个好东西。天空聚起乌云，夜色更加浓了，身边涌来一阵阵雾气，浪潮般席卷站前广场，灯光里的人影都变成乳白色。北大荒的盛夏七月白天骄阳似火，晚上却寒气袭人。我裹紧衣襟站在车站空旷的广场上，抱起膀子哆嗦成一团，说什么也得找个避风处，否则人要冻病了！再说一个小“姑娘”，总待在这儿也不是回事，周围总有不三不四的男人转悠跟我搭讪。要是候车室里的纠查队出来盘查就坏了，搞不好发现我男扮女装，发现我的“鬼”头，那我逃跑的计划将前功尽弃……

我忽然想起从货运场穿过来时，车站里停着许多空空的客车，那大概是等待着按时刻表始发的列车，我何不上那里去躲避风寒，等纠查队走了再进候车室买票。我顺着来路往回走，无意中碰到铁路职工通勤口，半夜三更通勤口没人把门，我可以随便出入。我来到静悄悄的没有灯光的列车旁边，东一头西一头乱撞着，摸索到几个车门都锁着，纹丝不动。我没气馁，继续顺着车厢一个门一个门摸索，哪个粗心的列车员忘记锁门，真让我碰上了，我轻松地转动一个车门的拉手。远处有灯光闪来闪去，一个检修列车的铁路员工提着灯走来，他不时俯下身子，用小锤敲打车厢下的轮子。我慌忙钻进车底趴下，转念一想人家就是检查车底的，灯一晃不就发现我了吗。于是顺势爬到车厢那边，等灯光晃晃悠悠过去，我才再次钻过铁轨拉开车门……车厢里暖烘烘黑乎乎的，我拉开过道的一扇车门，走到一张空荡荡的长座椅旁躺下，蜷起身子又觉不对，乘务员来检查怎么办，还不把

我当盲流撵下车去？得找个他们无法发现的地方，休息一会儿再下去。有了，我钻进车座底下，枕着小书包脑袋冲过道躺下，这样一有动静就能及时醒来。

车厢地板是胶皮的，一点都不凉，我眼睛一闭迷糊过去……

“咔嚓咔嚓”的车轮声惊醒我，头顶传来嘈杂的话语声。

我迷迷糊糊抬起头，脑袋“咚”地撞在座椅下边，这才意识到躺在车上，车厢里已上满旅客，正在向什么地方疾驶。糟糕，这趟车要把我拉到哪里去？我怎么睡得那么死，没听到旅客上来的喧闹声！我抱着侥幸的心理思忖，碰巧是我要上的那趟车就好了，往南去的也行，随便走到哪个站停下，我再溜下去换乘去沈阳的列车。外面天色大亮了，我的身边都是脚，过道上也是脚，眼前搭拉着一双孩子的脚，小鞋上绣着两个老虎头，旁边是一双女人的平底布鞋。我重新躺下倾听头顶上的旅客说些什么。

“老哥，过哪疙瘩啦？”一个人瓮声瓮气问。

“榆树屯。”另一个大嗓门答。

“到哪儿去？”

“沟里。”

“好落脚么？”

“有亲戚……”

我听来听去也没搞明白这趟车往哪儿开。头顶上的孩子嚷着要撒尿，女人说人多小孩子挤不过去，憋一会儿等车停下往窗外尿。孩子等不及了，“哇”地一声哭起来。

“不行就往地上尿吧，费那个事干啥。”大嗓门说。

平底鞋抱起孩子，那双老虎头鞋子大大劈开，一道尿流像从自来水龙头里喷出来似的，洒落我的身旁，浸湿半边身子。我只

得拨开一双大人的脚，从众旅客惊讶的目光中狼狈地钻出来。

“哎，这底下还有个丫头！”大嗓门男人道。

“尿着了吧，俺不是故意的……”穿平底鞋的女人歉意地说。

我抹了把脸上的尿水难为情地摇头，眼睛转向别处。车厢里的旅客十分拥挤，坐在大包小裹上的，坐在小马扎上的，拖家带口，一个挨着一个，走廊过道里都挤满人。

“擦擦吧，你家大人看见该不乐意啦。”女人递过一条手巾。

“查票啦，查票啦，请革命旅客同志们都把车票拿出来。”

车厢门口响起喊声，一个车长和一个乘警把住门口，开始查头一排座位上的旅客。我没票，又身处第二排座椅，就要查到我了！我顾不得理睬女人的好意，迅速扫了眼车厢的另一头，那边没人查票，赶紧从大人腋下往外钻，一点点挤向另一头。好在查票的人没掐死两头，而是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往前推，他们查一节我就退一节。眼看着退到车尾的行李车，我无路可退，幸亏这功夫车到站了，我绝路逢生抢在他们前面跳下车门。

站在月台上，我发现到的是富拉尔基车站。车厢上的牌子告诉我这是趟开往加格达奇的列车，我坐错了方向，整个一个南辕北辙！怪不得那两个人说进沟里呢，东北人说沟里即指进大兴安岭的大山沟子。列车没停几分钟，又喘着粗气向北开去，我这才想起逃票时一紧张把书包落在车座位底下。包里倒没什么重要的东西，只有母亲给我准备路上吃的6个馒头，一个萝卜咸菜，一酒瓶凉开水，再就是一套换洗的单衣服和毛巾、牙具。我懊悔不已，两手空空，车站里的工作人员开始清站了，大声往外撵着滞留月台上的旅客。

我随着人流向出站口走去，人们挤成一团疙瘩，熙熙攘攘，争先恐后地检票。我磨磨蹭蹭地东张西望，琢磨着能否再一次逃票。看样子溜不掉了，我试图溜出队列但又被站台工作人员

赶回来。检票员的眼睛专门盯着小孩，我前面就有一个孩子没买票，叫他们提溜出人群，勒令家长掏钱补票。我的心里像揣个小兔子，只能硬着头皮走向检票员，我的鞋垫底下藏着50元钱，但不能花，补完这段车票再买那段车票钱就不够了。我停住脚步装做弯腰系鞋带，让其他旅客涌到前面去。我曾经为省一角钱，用这种办法逃避学校组织的看样板戏电影，那时候没有人监视我，我让过列队进俱乐部的同学，趁别人不注意溜烟逃掉……现在周围有车站工作人员看着，无法随便进出队列。总不能老系鞋带吧，我直起腰，人流裹挟着我继续向前蠕动。我听串联回来的高年级同学说，有些野孩子逃票躲不过去就要赖，让检票员搜身好了，一分钱没有拿你有什么办法，关起来还得管吃管喝，最后只能一脚踢出站口让你滚蛋。我横下一条心，叫检票员查着就说钻进车站里来玩的，反正身上什么东西也没有！

前面有一个抱孩子的农村妇女，一只手拎着个大包袱，另一只手臂搀扶着她白发苍苍的母亲。老人被人流挤得摇摇晃晃，走得很吃力，急得女人大喊：“别挤啦，别挤，有老太太！”后面的人仍旧往前涌，差点没把老人挤倒，我急忙上前扶住她挤出站口。检票员探出身子，使劲儿推搡拥挤老人的人流：“你们眼睛呀，快把老太太挤死啦，等一等！”她赞许地看了我一眼，竟没有查我的票。我长长松口气，自己动那么多脑筋，没想到如此轻松蒙混过关了。女人出站后一个劲儿道谢，我溜之大吉，心里说：“别谢我，应该感谢你们！”

富拉尔基车站很小，候车室前一个小小的广场，周围一圈黄色的三层楼房，一览无遗。挤出车站口的人们，雨点渗进沙土里一般四散离去。我没地方去，还想返回站内扒上南去的列车回老家。但我不能回齐齐哈尔站倒车，想必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正在恼羞成怒地四下追捕我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火车站，正在那儿

设卡子呢。我打算返回齐齐哈尔下一站——榆树屯车站倒车，到了那里他们想逮一个人并非易事，不啻大海捞针。

我走进售票厅查看列车时刻表，时值中午，开往齐齐哈尔方向的列车都过去了，最快一班是傍晚的职工通勤车。我不能等待，想再次从铁路职工通勤口混进车站，扒货车去榆树屯。从早晨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，肚子里“叽哩咕噜”叫起来，我决定填饱肚子再扒车，来到站前广场的小卖店，掏出母亲给我的那一元零花钱，花掉4角买两个面包。太阳火辣辣地悬在头顶，广场空落落的，稀稀拉拉的旅客们都躲在阴凉地里纳凉。我身旁有几个和我差不多大小的、衣衫肮脏的男孩子，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我。我这个“女孩子”羞怯地低下头，想躲开围着我转的家伙们，拿着面包边走边吃，快步去寻找铁路职工通勤口。

殊料那几个孩子跟上了我，一到僻静的马路上，立即有两个孩子一左一右夹住我，夺去我手里的面包大吃大嚼。

“往哪儿溜，小丫头片子。”一个长头发的男孩喝道：

“干嘛抢我的面包？”我愤怒地说。

“老子也饿。”

“你们欺负人！”

“嘻嘻……把钱交出来。”其他几个孩子凑上来咧嘴狞笑。

“没有……”他们人多，我害怕了，步步向后退去。

“我们都看到了，想要赖。”

我转身就跑，长头发男孩一把抱住我的腰，另一个男孩伸手掏空衣兜，抢走我剩下的6角钱。“还我钱！”我用胳膊夹住长头发的脑袋一下将他摔出去，手疾眼快抢过钱，撒腿就往车站广场跑。“小姑娘，还敢动手！”野孩子们颇觉意外，马上缓醒过来一拥而上，对我进行围追堵截。我甩开一个拽我后衣襟的孩子，又一个孩子扑上来抱住我的脑袋。我奋力一拳打向对方下巴颏，

他把我的头巾撸掉了，使我一下子露出“鬼”头，头顶发间那黑一道白一道的“垄沟”，在阳光下分外刺眼。我拼命向车站跑着，心想那儿有大人他们就不敢再欺负我了。

“抓小偷——他偷我们钱啦，抓呀！”后面的孩子齐声喊叫着追赶上来。

没有想到这些孩子使出贼喊捉贼的伎俩，如此卑鄙，非但没有行人帮我，大人们还咬牙切齿的一齐喊打。万般无奈，我跑向候车室门口，恰好有两个戴红袖章的工人从里面走出来拦住去路，我束手就擒了。

“干什么，干什么……怎么回事？”一个年轻人问。

“他偷我的钱，还打人，你看！”那个撸掉我头巾的孩子恶人先告状，他被我那一拳打得不轻，鼻孔都流血了。

“是他们抢我的钱！”我愤怒得浑身直抖。

“多少钱？”年轻人将信将疑。

“6角。”

“大叔，别信这小子的。”长头发男孩煞有介事道，“你看他的鬼头，有政治问题，要不怎么男扮女装！”

“他一个人敢偷你们一帮人的，鬼才信呢……这钱，我们没收了。”年轻人抬腿赏了长头发一脚，“小流氓，下次再让我看到你们捣乱，就不客气了，快滚！”野孩子一哄而去作鸟兽散了，我感谢工人叔叔帮我摆脱野孩子，可是他们对我的“鬼”头心存疑窦，并没放我走，将我送进站前派出所……

站前派出所是一座小小的四合院落，一圈平房环卫着大门，院落里的门窗都敞开着，值班室窗前放着一辆孤零零的自行车。午休时间，其他窗口传来一阵阵此起彼伏的鼾声。我被送进屋时，值班的警察正额头枕着胳膊，趴在办公桌上打盹，想必我打扰了他的美梦，他戴正军帽，擦着眼角的眼屎，没好气地审问我

道：“是小流氓么？”

我呆呆地站在桌子前，摇摇头。

“那么是盲流吧？”

我又摇头。

“哑巴？”

我机械地摇头又点头。

“那你就说话，”他用手敲打着桌面不耐烦起来，“犯啥事啦？”

我经过两年的批斗，比这厉害的恐吓见得多了，他镇不住我，但经验告诉自己必须装傻，千万不要激怒对方，以免遭受皮肉之苦。我说自己挨父亲打了，一赌气从家里跑出来，本想坐车玩玩，一下车又遭车站的野孩子欺负，既不是流氓也不是盲流。

“是吗，编得还挺像，”他探起身子拧住我的耳朵，“头发怎么回事，逃出来避政治难的吧？给我说实话。”

我判断他并不知道我的实情，即使看出破绽我也得沉住气。长期的精神压抑和营养不足使我发育不良，人长得又瘦又小，看起来只有十来岁。尽管他一语中的，但按一般规律，能像糖厂那样阶级斗争搞得如此惨烈，连小孩子都不放过的情況不多，实属罕见……他是在诈我，我不看他，把脸转向窗外，大人坐着，比我的视线矮一点，从窗口望去只看到一副自行车车把。我说我是个“淘出花”的孩子，头发剃成这个怪样，和小伙伴打扑克输了，剪着玩的……虽然我对他的审问对答如流，可我究竟是个孩子，一不留神儿犯个错误，顺口说出我的父母在糖厂工作，不信请他调查。

他满腹狐疑审视着我的“鬼”头，翻遍我的衣兜，幸亏警察也无法想到谁的钱能藏在鞋里，否则他会更加仔细地盘问我，一个孩子哪来这么多钱，准是偷的……后来，他命令我滚出去，蹲在

值班室窗口下等候发落。我沮丧地抱着胳膊蹲在窗口的墙根下，头顶着烈日的暴晒，望着我面前的自行车和十几步开外的院门口。汗珠一串串流下脏兮兮的脸庞，身上的小背心都湿透了。我起身想脱下上衣凉快凉快，里面一声吆喝：

“谁让你起来，蹲下！”

那个警察正在“喂喂”地给查询台打电话，查询糖厂总机的电话号码。我登时惊得头皮发炸，只要他通过糖厂革委会一打听，即可查出我是逃出来的……好在警察查到电话号码，糖厂总机一个劲儿占线挂不过去，他好不容易打通一次，线路不好又断断续续听不清楚，不得已放下话筒等会儿再挂。我一分一秒都不能耽误，他挂通电话我就插翅难逃了。我迅速琢磨着逃跑的办法，怎么跑呢？我连站起来脱件衣服都逃不过屋里的眼睛……

我猛然记起刚才他审问我时，我曾转脸看过窗口，从他坐着的角度望去，只能看到我面前自行车的车把，如果我蹲着逃跑，他肯定看不到我的身影。我急中生智，即付诸行动挪动一下双腿，蹲麻的腿脚竟抽开筋，疼得我龇牙咧嘴。我稍稍直起腰，蹲下站起站起蹲下活动着双腿，但不能直得过高，以免警察发现我的企图。屋里的警察又拨动一遍电话机，这一次他打通了，正在和糖厂办公室的人交流情况。

我双手用力捋起麻木的腿脚，猫着腰蹦了几蹦一下制止住抽筋，开始向院门口挪动。我战战兢兢回头看了一眼，警察还在继续打电话。现在我考虑的是就要接近院门口了，这4米多的距离最危险，屋里的人只要稍一转脸就可以看到我逃跑。且一点点挪动动作太慢，我索性扑倒在地，像上军训课军代表教我们匍匐前进那样爬行。当时上军训课孩子们都嘻嘻哈哈闹着玩，谁也不认真按照军代表的要求做。我不敢不听命令，认真学习